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前漢書卷

八十至  
八十二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八百五

史部

前漢書卷八十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孝宣皇帝五男許皇后生孝元帝張婕妤生淮陽憲王

欽衛婕妤生楚孝王躡

師古曰躡音教

公孫婕妤生東平思王

宇戎婕妤生中山哀王竟

淮陽憲王欽元康三年立母張婕妤有寵於宣帝霍皇

后廢後上欲立張婕妤為后久之懲父霍氏欲害皇太

子

師古曰父讀曰父父創也

廼更選後宮無子而謹慎者廼立長陵

王婕妤為后令母養太子后無寵希御見唯張婕妤最

幸而憲王壯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帝甚愛之太子

寬仁喜儒術

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

上數嗟歎憲王曰真我子也

常有意欲立張婕妤與憲王然用太子起於微細上少

依倚許氏

師古曰倚音於起反

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太子蚤失

母故弗忍也

師古曰蚤古早字也○  
宋祁曰也字疑可刪

久之上以故丞相

韋賢子玄成陽狂讓侯兄

○宋祁曰兄字  
上疑有於字

經明行高稱

於朝廷乃召拜玄成為淮陽中尉欲感諭憲王輔以推

讓之臣

○宋祁曰推  
字疑作禮字

由是太子遂安宣帝崩元帝即位

乃遣憲王之國時張健仔已卒憲王有外祖母舅張博

兄弟三人歲至淮陽見親

師古曰憲王外祖母隨王在  
淮陽博等每來謁見其母

輒受王賜後王上書請徙外家張氏於國博上書願留

守墳墓獨不徙王恨之後博至淮陽王賜之少博言負

責數百萬

師古曰責謂假貸人財物未償者也責音側懈反

願王為償王不許

博辭去令弟光恐云王遇大人益解

師古曰恐謂怖動也大人博自稱其

母也解讀曰懈○宋祁曰恐字下疑有王字注文怖字下疑有之字

博欲上書為大人乞

骸骨去王乃遣人持黃金五十斤送博博喜還書謝

師古

曰還書報書○宋祁曰注未當有也字

為諂語盛稱譽王因言當今朝廷

無賢臣灾變數見足為寒心萬姓咸歸望於大王大王

奈何恬然

師古曰恬然安靜貌也恬音大兼反

不求入朝見輔助主上乎

使弟光數說王宜聽博計令於京師說用事貴人為王

求朝王不納其言後光欲至長安辭王復言願盡力與

博共為王求朝王即日至長安可因平陽侯

○宋祁曰陽字疑作

陵光得王欲求朝語馳使人語博博知王意動復遺王

書曰博幸得肺腑

師古曰自云於王有親也

數進愚策未見省察北

游燕趙欲循行郡國求幽隱之士聞齊有駟先生者善

為司馬兵法大將之材也博得謁見承間進問五帝三

王究竟要道卓爾非世俗之所知

師古曰卓爾高遠貌也自言見駟先生問

以要道知其高遠也

今邊境不安天下騷動微此人其莫能安也

師古曰微無也○宋祁曰浙本  
無人其字又一本無此人字

又聞北海之瀕有賢人

焉

師古曰瀕涯也  
音頻又音賓

累世不可逮然難致也

師古曰逮及  
也言其材智

不可及也致至也  
難得召而致也

得此二人而薦之功亦不細矣博願

馳西以此赴助漢急無財幣以通顯之趙王使謁者持

牛酒黃金三十斤勞博

師古曰勞謂問  
遺之音來到反

博不受復使人

願尚女

師古曰尚女者王欲  
取博女以自配也

聘金二百斤博未許會得

光書云大王已遣光西與博并力求朝博自以棄捐不

意大王還意反義結以朱顏

師古曰還  
猶回也

願殺身報德朝



事何足言大王誠賜咳唾使得盡死湯禹所以成大功

也駙先生蓄積道術書無不有

師古曰言凡是書籍皆有之

願知大

王所好請得輒上

○宋祁曰此下當添八字云師古曰上上與王也

王得書喜

說

如淳曰上與王也○宋祁曰此注當改作師古曰說讀曰悅

報博書曰子高廼幸

左顧存恤發心惻隱

師古曰左顧猶言枉顧也

顯至誠

○宋祁曰顯字下疑有以

字納以嘉謀語以至事

師古曰以至極之事告語我○宋祁曰注未疑有也字

雖

亦不敏敢不諭意

師古曰諭曉也

今遣有司為子高償責二百

萬是時博女壻京房以明易陰陽得幸於上數召見言

事自謂為石顯五鹿充宗所排謀不得用數為博道之  
博常欲誑耀淮陽王即具記房諸所說災異及召見密  
語持予淮陽王以為信驗詐言已見中書令石君求朝  
許以金五百斤賢聖制事蓋慮功而不計費

師古曰志在成功不

惜財費也○宋祁曰詐言別本無詐字

昔禹治鴻水百姓罷勞

師古曰罷讀曰疲

成功既立萬世賴之今聞陛下春秋未滿四十髮齒墮  
落太子幼弱佞人用事陰陽不調百姓疾疫飢饉死者

且半鴻水之害殆不過此

師古曰謂堯時水災不大於今

大王緒欲救

世

師古曰緒業也  
一曰始為端緒

將比功德何可以忽

師古曰言比功  
德於古帝王也

忽急也

博已與大儒知道者為大王為便宜奏

師古曰大  
儒知道謂

京房也道  
道術也

陳安危指災異大王朝見先口陳其意而後

奏之上必大說

師古曰說  
讀曰悅

事成功立大王即有周邵之

名邪臣散亡公卿變節功德亾比而梁趙之寵必歸大

王

如淳曰梁王景帝弟欲為  
嗣趙王如意幾代惠帝也

外家亦將富貴何復望大

王之金錢王喜說

師古曰說  
讀曰悅

報博書曰廼者詔下止諸

侯朝者寡人惛然不知所出

師古曰惛痛也  
不知所出也惛音才感反

子高素有顏冉之資臧武之智

師古曰顏顏回也冉冉耕也字伯牛皆孔子弟

子論語稱孔子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臧武者魯大夫臧武仲也名紇論語稱子曰若臧武仲之智

故王引之為言

子貢之辯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貢

卞莊子之勇

師古

曰卞莊子古之勇士

兼此四者世之所鮮

師古曰鮮少也音先踐反

既開端緒

願卒成之

師古曰卒終也

求朝義事也奈何行金錢乎博報曰

已許石君須以成事

師古曰須待也

王以金五百斤予博會房

出為郡守離左右顯具得此事告之

○宋祁曰顯字上疑有石字告之之

字當

房漏泄省中語博兄弟誑誤諸侯王誹謗政治狡

猾不道皆下獄有司奏請逮捕欽上不忍致法遣諫大

夫王駿賜欽璽書曰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王舅張

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謗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周湯

以調惑王師古曰調古詒字○所言尤惡悖逆無道王

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辜至不赦朕惻焉不忍

聞師古曰惻痛也○宋祁曰為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

自博師古曰祥善也自從也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

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師古曰申謂約

注文申字下

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

師古曰大雅小明之

當有諭字

詩也與偕也言人能安靜而恭以守其位偕於正直則明神聽之用錫福善

王其勉之駿諭

指曰

師古曰璽書之外天子又有指意并令駿曉告於王也

禮為諸侯制相朝聘

之義蓋以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

師古曰考成也壹德謂不二其心也

且

王不學詩乎詩云俾侯于魯為周室輔

師古曰魯頌闕宮之詩也言立

周公子伯禽使為諸侯于魯國而作周家之藩輔

今王舅博數遺王書所言悖

逆王幸受詔策通經術

如淳曰詔策若廣陵王策曰無通宵人毋作匪德也經術之義

不得知諸侯名譽不當出竟

師古曰竟讀曰境

天子普覆德布

於朝而恬有博言

師古曰恬安也聞博邪言安而受之

多與金錢與相報

應不忠莫大焉故事諸侯王獲罪京師罪惡輕重縱不

伏誅必蒙遷削貶黜之罪

師古曰故事者言舊制如此也

未有但已者

也

師古曰但徒也空也已止也未有空然而止者也

今聖主赦王之罪又憐王

失計忘本為博所惑加賜璽書使諫大夫申諭至意殷

勤之恩豈有量哉博等所犯惡大

○宋祁曰犯字下當有罪字

羣下

之所共攻王法之所不赦也自今以來王毋復以博等

累心

師古曰累音力瑞反

務與衆棄之春秋之義大能變改

師古曰以

有過而能變改者為大

易曰藉用白茅无咎

師古曰此大過初六文辭也茅者潔白之

物取其自然故用藉致享於神慎之至也

言臣子之道

○宋祁曰注文故用藉當作故用為藉  
改過自新絜己以承上然後免於咎也王其留意慎戒

惟思所以悔過易行塞重責稱厚恩者

師古曰塞猶補也稱副也如

此則長有富貴社稷安矣於是淮陽王欽免冠稽首謝

曰奉藩無狀

師古曰無善狀

過惡暴列

師古曰暴謂章顯也

陛下不忍致

法加大恩遣使者申諭道術守藩之義伏念博罪惡尤

深當伏重誅臣欽願悉心自新奉承詔策

師古曰悉盡也

頓首



死罪京房及博兄弟三人皆棄市妻子徙邊至成帝即位以淮陽王屬為叔父敬寵之異於它國王上書自陳舅張博時事頗為石顯等所侵因為博家屬徙者求還丞相御史復劾欽前與博相遺私書指意非諸侯王所宜蒙恩勿治事在赦前不悔過而復稱引自以為直失藩臣體不敬上加恩許王還徙者三十六年薨子文王玄嗣二十六年薨子綰嗣

孟康曰綰音引師古曰音弋善反

王莽時絕

楚孝王躡甘露二年立為定陶王三年徙楚成帝河平

中入朝時被疾天子閔之下詔曰蓋聞天地之性人為

貴人之行莫大於孝

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

楚王昭素行孝順仁

慈之國以來二十餘年嬖介之過未嘗聞朕甚嘉之今

廼遭命離于惡疾

師古曰離亦遭也

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師古曰夫子孔子也論語云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蔑之

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蔑無也言命之所遭無有善惡如斯善人而有如斯惡疾深痛之也

朕甚

閔焉夫行純茂而不顯異則有國者將何最哉

師古曰純大也

一曰善也茂美也最勉厲也

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

師古曰尚書盤庚之辭也言褒

賞有德以明其善行

今王朝正月詔與子男一人俱

師古曰從王入朝也

其

以廣戚縣戶四千三百封其子勲為廣戚侯明年薨薨

子懷王文嗣一年薨無子絕明年成帝復立文弟平陸

侯衍

○宋祁曰陸一本作陵

是為思王二十一年薨子紆嗣王莽

時絕初成帝時又立紆弟景為定陶王廣戚侯勲薨謚

曰煬侯子顯嗣平帝崩無子王莽立顯子嬰為孺子奉

平帝後莽篡位以嬰為定安公漢既誅莽更始時嬰在

長安平陵方望等頗知天文以為更始必敗嬰本統當

立者也

師古曰言其舊已繼平帝後當正統

共起兵將嬰至臨涇立為天

子更始遣丞相李松擊破殺嬰云

東平思王宇甘露二年立元帝即位就國壯大通姦犯

法

師古曰與姦猾交通好犯法也

上以至親貫弗罪傳相連坐

師古曰頻坐王

獲久之事太后內不相得太后上書言之求守杜陵園

張晏曰宣帝陵也宮人無子乃守園陵

上於是遣太中大夫張子蟜

師古曰蟜

字或作僞並音鉅昭反

奉璽書敕諭之

師古曰約敕而曉告之也

曰皇帝問東

平王蓋聞親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莫大於忠故

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節謹度以翼天子

師古曰翼佐也

然後富貴不離其身

○宋祁曰舊無不字云離於身蘊子瞻云此文與孝經小異離附離

也今作不離其身疑為俗儒所添也

而社稷可保今聞王自修有闕本朝

不和

師古曰謂東平國之朝也

流言紛紛

○宋祁曰下紛字當作然

謗自內興朕

甚憯焉為王懼之

師古曰憯痛也音才感反

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述

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無念念也言當念爾先祖

之道修其德則長配天命此乃所以自求多福

朕惟王之春秋方剛

師古曰言其少年血

氣盛○宋祁曰注未當有也字

忽於道德

師古曰忽遺忘也

意有所移忠言未

納師古曰謂漸染其惡人而移其性未受忠言也故臨遣太中大夫子矯諭王

朕意

師古曰親臨遣之令以朕意曉告王

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師古

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人有失行許以自新

王其深惟孰思之無違朕意又

特以璽書賜王太后曰皇帝使諸吏宦者令承問東平

王太后朕有聞

師古曰言母子不和也不欲指斥言之故云有聞也

王太后少加

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患咎之首莫大於內離

今東平王出襁褓之中而託於南面之位加以年齒方

剛

○宋祁曰考諸本無位加字劉敞曰南面之文不具

涉學日寡驚忽臣下

師古曰驚

讀與教同

不自它於太后

李奇曰不自它者親之辭也師古曰言不自同它人○宋祁曰注文

親字上疑有自字

以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唯聖人乎傳曰

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

師古曰論語云葉公謂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

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故引之也

王太后明察此

意不可不詳閨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

豈可忽哉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

不可棄也毋求備於一人

師古曰事見論語言人有小惡當思其善不可責以備行

而即棄之也

夫以故舊之恩猶忍小惡而況此乎已遣使者

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寬忍以貫之

師古曰貫猶緩○宋祁曰注未

當有也字後宜不敢

師古曰言王於後當不敢復為非也

王太后強餐止思念

慎疾自愛字慙懼因使者頓首謝死罪願洒心自改

師古

曰洒音先弟反

詔書又敕傅相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

長耳目牽於耆欲

師古曰耆讀曰嗜

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

其性利勝其義

張晏曰性者所受而生也情者見物而動者也

而不失厥家者

未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勇武獲師傅之教淺加

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



道王者輒以名聞

師古曰道音導

宇立二十年元帝崩宇謂中

謁者信等曰漢大臣議天子少弱未能治天下以為我

知文法建欲使我輔佐天子

師古曰建謂立其議

我見尚書晨夜

極苦使我為之不能也今暑熱縣官年少

張晏曰不敢指斥成帝謂

之縣官也持服恐無處所

如淳曰言不從道冀如昌邑王也

我危得之

曰孟康危

殆也我殆得為天子也師古曰

比至下宇凡三哭

張晏曰下

下棺也師古曰比音必寐反下音胡稼反

飲酒食肉妻妾不離側又姬胸膈

故親幸後疏達

服虔曰胸音奶膈音奴溝反又音奴臯反

數嘆息呼天宇聞

斥胸膈為家人子

師古曰黜其秩位

掃除永巷數笞擊之胸膈

私疏宇過失數令家告之宇覺知絞殺胸膈有司奏請

逮捕有詔削樊亢父二縣

師古曰音抗甫

後三歲天子詔有司

曰蓋聞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闕

師古曰闕謂過失也

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

○宋祁曰削字下疑有地字

惟

王之至親未嘗忘於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修經術親

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吏

師古曰奸音干

朕甚嘉焉傳不云

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如故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後年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

鳳

○宋祁曰鳳字下當更有鳳字

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

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

失

師古曰危失謂失道而傾危也

而求諸書

○宋祁曰書字上當有子字

非朝聘之

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

師古曰物

亦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

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許

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傳

相皆儒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虞意

師古曰虞與娛同

夫小辯

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雖

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泥謂陷滯不通也音乃細反

諸益於經術者

不愛於王

師古曰愛惜也於王無所惜之

對奏天子如鳳言遂不與立

三十三年薨

師古曰皇覽云東平思王家在無鹽人傳言王在國思歸京師後葬其家上松柏皆

西靡也

子煬王雲嗣哀帝時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

道狀又瓠山石轉立

晉灼曰漢注作報山山脇石一枚轉側起立高九尺六寸旁行一丈

廣四尺也師古曰報山山名也古作瓠字為其形似瓠耳晉說是也

雲及后謁自之石所

祭治石象瓠山

○蘇林曰於宮中作山象  
○宋祁曰作山象瓠山

立石東倍草并

祠之

師古曰倍草黃倍草也音步  
賄反○劉敞曰立石屬上句

建平三年息夫躬孫

寵等共因幸臣董賢告之是時哀帝被疾多所惡事下

有司逮王后謁下獄驗治言使巫傅恭婢合歡等祠祭

詛祝上

如淳曰傅  
恭巫姓字

為雲求為天子雲又與知災異者高

尚等指星宿言上疾必不愈雲當得天下石立宣帝起

之表也有司請誅王有詔廢徙房陵雲自殺謁棄市立

十七年國除元始元年王莽欲反哀帝政

師古曰改  
其所為也

白

太皇太后立雲太子開明為東平王又立思王孫成都  
為中山王開明立三年薨無子復立開明兄嚴鄉侯信  
子匡為東平王奉開明後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義與  
嚴鄉侯信謀舉兵誅莽立信為天子兵敗皆為莽所滅  
中山哀王竟初元二年立為清河王三年徙中山以幼  
少未之國建昭四年薨郎○宋祁曰江南本郎杜陵  
字上有郡字浙本無無子絕太后歸居外家戎氏

孝元皇帝三男王皇后生孝成帝傳昭儀生定陶共王

康

師古曰共  
讀曰恭

馮昭儀生中山孝王興

定陶共王康永光三年

○宋祁曰一本  
作元光三年

立為濟南王六

年徙為山陽王八年徙定陶王少而愛

師古曰言少小  
即為帝所愛

長多材藝習知音聲上奇器之母昭儀又幸幾代皇后

太子

師古曰幾  
音鉅依反

語在元后及史丹傳成帝即位緣先帝

意厚遇異於它王十九年薨子欣嗣十五年成帝無子

徵入為皇太子上以太子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乃立

楚思王子景為定陶王奉共王後成帝崩太子即位是

為孝哀帝即位二年追尊共王為共皇帝置寢廟京師

序昭穆儀如孝元帝

如淳曰恭王元帝子也為廟京師列昭穆之次如元帝言如天子之

儀

徙定陶王景為信都王云

如淳曰不復為定陶王立後者哀帝自以已為後故

中山孝王興建昭三年王為信都王

○劉歆曰王為信都王上王字當作

立十四年徙中山成帝之議立太子也御史大夫孔光

以為尚書有殷及王兄終弟及

師古曰謂兄死以弟代立非父子相繼故言及

中山王元帝之子宜為後成帝以中山王不材又兄弟

不得相入廟

○宋祁曰入字上當有繼字

外家王氏與趙昭儀皆欲



用哀帝為太子故遂立焉上乃封孝王舅馮參為宜鄉

侯而益封孝王萬戶以慰其意三十年薨子衍嗣

師古曰諸

侯王表云中山孝王薨綏和二年王箕子嗣而元始二年詔云皇帝二名通於器物今更名合於古制是則嗣位之時名為箕子未諱衍也今此傳云子衍嗣蓋史家追書之也○宋祁曰浙本注文元始字上有平紀字

七年哀帝崩無子徵中山王衍入即位是為平帝太皇太后以帝為成帝後故立東平思王孫桃鄉頃侯子成都為中山王奉孝王後王莽時絕

贊曰孝元之後徧有天下

師古曰孝元之子孫徧得為天子也徧即古遍字

然

而世絕於孫豈非天哉淮陽憲王於時諸侯為聰察矣

張博誘之幾陷無道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詩云貪人敗類

師古曰大雅蕩

之詩也類善也言貪惡之人不可習近則敗善也

古今一也

前漢書卷八十

前漢書卷八十考證

楚孝王酈傳子懷王文○按文表作芳

東平思王宇傳上於是遣太中大夫張子蟯注師古曰

蟯字或作僑○

臣召南

按藝文志及劉向王褒傳並

作僑則僑字是也

毋念爾祖述修厥德○今詩作聿修即漢書他傳亦作  
聿修惟此文作述或齊魯韓三家所傳不同耳

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息夫躬傳作無鹽

危山有石自立開道與此稍異

贊詩云貪人敗類注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顧炎武  
曰大雅桑柔之詩師古誤以為蕩

前漢書卷八十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八百六

史部

前漢書卷八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

師古曰承音證○宋祁曰集解音證集解蓋臣瓚書也

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以供資用

師古曰庸作言賣功庸為

人作役而受顧也

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

來

服虔曰鼎猶言當也若言匡且來也應劭曰鼎方也張晏曰匡衡少時字鼎長乃易字稚圭世所傳衡與

貢禹書上言衡敬報下言匡鼎白知是字也師古曰服

應二說是也賈誼曰天子春秋鼎盛其義亦同而張氏

之說蓋穿鑿矣假有其書乃是後人見此傳云匡鼎來

不曉其意妄作衡書云鼎白耳字以表德豈人所自稱

乎今有西京雜記者其書淺俗出於里巷多有妄說乃

云匡衡小名鼎蓋絕知者之聽○宋祁曰祝季張云匡

鼎來來音離協上韻僕檢左傳宣公二年棄甲

復來亦音離注文若言匡且來也考無若字

匡語詩

解人頤

如淳曰使人笑不能止也○衡射策甲科以不

應令除為太常掌故

師古曰授射得甲科之策而所對

文指不應令條也儒林傳說歲課

甲科為郎中乙科為太子舍人景科補文學掌故今不

應令是不中甲科之令所以止為掌故○宋祁曰注文

浙本無  
說字

調補平原文學

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反

學者多上書薦衡

經明當世少雙令為文學就官京師後進皆欲從衡平

原衡不宜在遠方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府梁丘賀

問衡對詩諸大義其對深美

○宋祁曰別本作矣當作美

望之奏衡

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遣衡歸官

而皇太子見衡對私善之會宣帝崩元帝初即位樂陵

侯史高以外屬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前將軍

蕭望之為副望之名儒有師傅舊恩天子任之多所貢

薦高充位而已

師古曰言凡事不在也

與望之有隙長安令楊興

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重於天下無二然衆庶論

議令問休譽不專在將軍者何也

師古曰令善問名休美也○宋祁曰注文

善字名字下並當有也字

彼誠有所聞也

師古曰以其不能進賢也

以將軍之莫

府海內莫不印望

師古曰印讀曰仰

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

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

師古曰言高輕忽此事不自知其非

然一夫竊議

語流天下夫富貴在身而烈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

反衣之也

師古曰狐白謂狐掖下之皮其毛純白集之為裘輕柔難得故貴也反衣之者以其毛在



內也今人則以背毛為裘而棄其白蓋取厚而溫也衣  
音於既反○宋祁曰注文故貴字下疑有之字於既字

上疑有  
音字

古人病其若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為務傳曰

以賢難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之故而曰飽

不待食惑之甚者也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絕

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

師古曰階謂升次也隨牒謂隨選補之恒

牒不被起擢者

將軍誠召置莫府學士欽然歸仁

師古曰誠謂實行之也欽

音與參事議觀其所有貢之朝廷必為國器

師古曰所有謂材藝

所長所以此顯示衆庶名流於世高然其言辟衡為議曹史

薦衡於上上以為郎中遷博士給事中是時有日蝕地

震之變上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曰臣聞五帝不同禮

○宋祁曰禮監本作樂字浙本同

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

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

師古曰抵

觸也○宋祁曰注文抵字下有亦字

比年大赦

師古曰比頻也

使百姓得改行自

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

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

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

師古曰保養也陳施也孝經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莫

遺其親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故衡引以為言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

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庶恥之

節薄淫辟之意縱

師古曰辟讀曰僻

綱紀失序疏者踰內

師古曰疏

者妻妾之家內者同姓骨肉也踰謂過越也

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

微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

師古曰設施也原本也

雖歲赦之刑猶

難使錯而不用也

師古曰歲赦謂每歲一赦也錯置也音千故反

臣愚以為宜

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

師古曰論

語載孔子之言謂能以禮讓治則其事甚易

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

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

師古曰循順也

好仁樂施則下不

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

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

鬪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

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

此其本也

師古曰言下之所行皆取化於上也

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

而上克暴

○宋祁曰克當作刻

或忤害好陷人於罪

師古曰忤堅也謂酷害之

心堅也忤音之政反○宋祁曰忤字說見酷吏冢成傳  
韋昭曰忤音洎如淳曰詩云不忤不求屢弊也蕭該案

字書收恨也之鼓反

貪財而慕執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

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

師古曰非其天性自惡由上失

於教化耳

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

於行而廉於色

師古曰篤厚也謂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之類也

鄭伯

好勇而國人暴虎

師古曰詩鄭風太叔于田之篇曰禮褻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枉戒其傷

汝禮褻肉袒也暴虎空手以搏之也公鄭莊公也將請

也叔莊公之弟太叔也袒怵也汝亦太叔也言以莊公

好勇之故太叔肉袒空手搏虎取而獻之國人愛叔故

請之曰勿怵為之恐傷汝也禮音袒褻音錫字並從衣

將音千羊反袒音女九反○宋祁秦穆貴信而士多從

曰注文中三虎字浙本並作鼓字

死

應劭曰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黃

鳥詩所為作也

○宋祁

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

張晏曰

曰穆字浙本作繆字

人武王之女大姬無子好祭鬼神鼓舞而祀故其

詩云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晉侯

好儉而民畜聚

師古曰唐風山有樞之詩序云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

有鐘鼓不能以自樂其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

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它人是愉故其俗皆吝嗇而

積財也畜

太王躬仁邠國貴恕

師古曰太王周文王之祖即古公亶父也國於

邠修德行義我狄攻之欲得地與之人人皆怒欲戰古

公曰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居之予不忍也乃與其私

屬度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邠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

歸古公於岐下及它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邠即今

幽州是其地也言化太王之仁故其俗皆貴誠恕  
○宋祁曰注文父子而居之浙本作父子而君之由此

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

師古曰上謂崇尚也

今之偽薄枝害

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

師古曰言非家

家皆到人勸說也

賢者在位能者在職

○宋祁曰下在字越本作布字別本同

朝

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

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

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

保我後生

師古曰商頌殷武之詩也商邑京師也極中也言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效乃四方之

中正也王則壽考且安以此全守  
我子孫也○宋祁曰我一作爾

此成湯所以建至治

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

應劭曰鬼方遠方也

今長安天子之

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

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

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

此教化之原本

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

盪

李奇曰祲氣也言天人精氣相動也師古曰祲謂陰陽氣相浸漸以成災祥者也音子鳩反○宋祁曰字

林云祲精氣成祥也音子鳩反

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

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

鄧展



曰靜者動謂地震也明者晦謂日蝕也師古曰晦與水  
暗同○蕭該案字林曰晦不明也應劭曰晦音闇

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飢饉百姓乏困或至相

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

師古曰共讀曰供

而吏安集

之○宋祁曰江南本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

無之字浙本有

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崖

○宋祁曰此下當有郡字

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

師古曰度過也絕謂

除其惡政也

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

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

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

人退刻薄之吏顯絜白之士昭無欲之路

師古曰昭亦明也

覽

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

至仁匡失俗易民視

師古曰匡正也易變也○宋祁曰視字下疑有聽字

令海內

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

師古曰淑善也問名也

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

師古

曰說讀曰悅

遷衡為光祿大夫太子少傅時上好儒術文辭

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為得上意又

傅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

師古曰寵踰也

衡復

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

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

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

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

師古曰休

亦美也烈業也后君也二君文王武王也

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

念我皇祖陟降廷止

師古曰周頌閔予小子之詩言成王常念文王武王之德奉而行之

故鬼神上下臨其朝廷○宋祁曰注文詩字下疑有也字

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

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

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

師古曰丕大也

丕字或作本言修其本業而顯揚也

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

師古曰更

改也○宋祁曰也字當刪

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

師古曰下復音扶目反

是

以羣下更相是非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

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

師古曰釋廢也樂成謂已成之業人情所樂也

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

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無念念也聿述也

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

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

物之性

○宋祁曰江南本二句中並無物字浙本有

可以贊天地之化

師古曰贊

助也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

師古曰彊勉也

音其兩反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

師古曰雍

勇猛剛彊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

讀曰壘

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

師古曰湛讀曰沈

廣心浩大者戒於

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

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

師古曰比音頻寐反

唯陛下戒所

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

國風

師古曰閨雖美后妃之德而為國風之首

禮本冠婚

師古曰禮記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

婚義曰婚者禮之本也

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

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

不始乎梱內

師古曰梱與閭同謂門楹也音苦本反

故聖王必慎妃后之

際別適長之位

師古曰適讀曰嫡其下並同

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

親不先故

師古曰踰與踰同

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

而卑庶也適子冠乎祚禮之用醴

師古曰祚主階也醴  
甘酒也貴於衆酒

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

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

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

師古曰言凡物大  
小高卑皆有次序

得其序

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

師古曰  
如若也

則巧佞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

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

天下無為而治詩云予以四方克定厥家

師古曰周頌  
桓之詩也言

欲治四方者先當能定其家從內以及外

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師古曰易家人卦之

辭象衡為少傳數年數上書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傳經

以對

師古曰傳讀曰附附依也

言多法義上以為任公卿

師古曰任堪也

由

是為光祿勳御史大夫建昭三年代韋玄成為丞相封

樂安侯食邑六百戶元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戒妃匹

勸經學威儀之則曰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

未有游虞弋射之宴

師古曰虞與娛同

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

已也

師古曰慎終慎孝道之終也追遠不忘本也論語稱孔子慎終追遠則民德歸厚矣故衡引之

竊



願陛下雖聖性得之

○宋祁曰聖字可刪

猶復加聖心焉

師古曰言天性

已自然矣又當加意也

詩云煢煢在疚

師古曰周頌閔予小子之詩煢煢憂貌疚病也

言

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

大化之本也

師古曰成就也

臣又聞之師曰匹配之際

○宋祁曰匹配

當作妃匹

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

天命全

師古曰遂成也

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

父母

師古曰太上居尊上之位者

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

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

師古曰侔等也

故詩曰窈窕淑女

君子好仇

師古曰周南關雎之詩也窈窕幽閒也仇匹也

言能致其貞淑不貳

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

服虔曰不見色於容儀也師古曰介繫也言不以情

欲繫心而著於容儀者

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

師古曰形見也

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

端也自上世已來

○宋祁曰已當作以

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

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

色近嚴敬遠技能

師古曰無德之人雖有技能則斥遠之

竊見聖德純茂

專精詩書好樂無厭

師古曰樂音五教反

臣衡材駑

○宋祁曰蕭該作材俶俶

也亦驚

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

師古曰相助也

臣聞六經者聖

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

之正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

師古曰悖乖也音布內反

故

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

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

師古曰易變也

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

之要宜究其意

師古曰究盡也

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

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

師古曰物事也事事皆有

節文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

○宋

祁曰浙本  
禮作體

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

師古曰嚴  
讀曰嚴

嘉惠和說

饗下之顔也

師古曰說讀曰  
悅饗宴饗也

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

為仁義動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

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

師古曰孝  
經載孔子

之言也則法  
也象似也

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師古曰抑之詩

諸侯

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

師古曰昭  
明也穆穆

天子之容也  
視讀曰示

又觀以禮樂饗醴廼歸

師古曰觀亦視也  
饗醴以醴酒饗也

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

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

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

師古曰休美也

以立基楨天下

幸甚上敬納其言頃之衡復奏正南北郊罷諸淫祀語

在郊祀志初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韋玄成

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初即位衡廼與御史

大夫甄譚共奏顯

○劉奉世曰甄當作張

追條其舊惡并及黨與

於是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譚居大臣位知顯等專權

執作威福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

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既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

師古曰  
著明也

罪至不道有

詔勿劾衡慙懼上書謝罪因稱病乞骸骨上丞相樂安

侯印綬上報曰君以道德修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

及朕躬君遵修法度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

幾有成今司隸校尉尊妄詆欺加非於君

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

朕甚閔焉方下有司問狀

師古曰  
問司隸

君何疑而上書歸侯

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

師古曰  
燭照也

傳不云乎禮義不愆

何恤人之言

師古曰愆過也恤憂也

君其察焉專精神近醫藥強

食自愛因賜上尊酒養牛

師古曰上尊解在薛廣德傳

衡起視事上

以新即位褒優大臣然羣下多是王尊者衡嘿嘿不自

安每有水旱風雨不時連乞骸骨讓位上輒以詔書慰

撫不許久之衡子昌為越騎校尉醉殺人繫詔獄越騎

官屬與昌弟且謀篡昌

師古曰逆取曰篡○宋祁曰注文逆監本作奪

事發覺

衡免冠徒跣待罪天子使謁者詔衡冠履而有司奏衡

專地盜土衡竟坐免初衡封僮之樂安鄉

文穎曰屬臨淮鄉

鄉

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

師古曰提封舉其封界內之總數

南以閩佰為

界

師古曰佰者田之東西界也閩者佰之名也佰音莫客反○宋祁曰佰當作陌注及下文並同

初元

元年郡國誤以閩佰為平陵佰積十餘歲衡封

蘓林曰平陵佰

在閩佰南誤十餘歲衡乃始封此鄉

臨淮郡遂封真平陵佰以為界多四

百頃至建始元年郡廼定國界上計簿更定圖言丞相

府衡謂所親吏趙殷曰

師古曰所親素所親任者

主簿陸賜故居奏

曹習事曉知國界署集曹掾明年治計時衡問殷國界

事曹欲奈何殷曰賜以為舉計令郡實之

師古曰舉發上計之簿令



郡改從平陵  
佰以為定實

恐郡不肯從實可令家丞上書衡曰顧當

得不耳何至上書

師古曰  
顧念也

亦不告曹使舉也聽曹為之

後賜與屬明舉計曰案故圖樂安鄉南以平陵佰為界

不足故而以閩佰為界解何

師古曰不足故者不依故  
圖而滿足也解何者以分

解此時意猶  
令言分疏也

郡即復以四百頃付樂安國衡遣從史之

儻收取所還田租穀千餘石入衡家司隸校尉駿少府

忠行廷尉事劾奏衡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

師古  
曰十

金以上當時律定罪之次若今  
律條言一尺以上一匹以上

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

地所以一統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輔國政領計簿知郡

實正國界計簿已定而背法制專地盜土以自益及賜

明阿承衡意猥舉郡計亂減縣界

師古曰猥曲也○宋祁曰南本無承字只

云阿丞相衡意浙本作阿承

附下罔上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道於

是上可其奏勿治丞相免為庶人終於家子咸亦明經  
歷位九卿家世多為博士者

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徙家蓮勺

師古曰左馮翊縣名

也音輦酌禹為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

師古曰至其人之前

而觀之喜音許吏反

久之頗曉其別著布卦意

師古曰別分也音彼列反

時從

旁言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是兒多知可令學

經

○宋祁曰父字下當有曰字

及禹壯至長安學從沛郡施讎受易

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衆舉為郡

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

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

事

師古曰試以職事也

奏寢罷歸故官

師古曰寢謂不下也

久之試為博士

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薦言

禹善論語

○宋祁曰善字下疑有說字

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

光祿大夫數歲出為東平內史元帝崩成帝即位徵禹  
寬中皆以師賜爵關內侯寬中食邑八百戶禹六百戶  
拜為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是  
時帝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輔政專權而上富於春  
秋謙讓方鄉經學敬重師傅師古曰鄉讀曰嚮而禹與鳳並領  
尚書內不自安數病上書乞骸骨欲退避鳳上報曰朕  
以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以道德為師故委國政

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

師古曰雅素故也謂師傳

故舊之恩朕無聞焉

師古曰不聞有毀短之言

君其固心致思總秉諸事

推以孳孳無違朕意

○宋祁曰無當作毋

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

尊酒太官致餐侍醫視疾使者臨問

師古曰侍醫侍天子之醫

禹惶

恐復起視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為丞相封安昌侯為相

六歲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骸骨上加優再三廼聽許賜

安車駟馬黃金百斤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

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益封四百戶天子數加賞賜

前後數千萬畝為人謹厚內殖貨財

師古曰殖生也

家以田為

業

○宋祁曰晏本業作樂

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溉灌

極膏腴上賈

師古曰賈讀曰價

它財物稱是禹性習知音聲內

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箎弦

如淳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樂師古

曰箎亦管字○劉敞曰絲竹管絃等二物爾於文為駢

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

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為人恭儉有

法度而崇愷弟多智

師古曰愷樂也弟易也言性和樂而簡易

二人異行禹

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

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箏弦

鏗鏘極樂昏夜乃罷

師古曰極樂盡其歡樂之情

而宣之來也禹見

之於便坐

師古曰便坐謂非正寢在於旁側可以延賓者也坐音才卧反

講論經義日

宴賜食不過一肉庖酒相對

師古曰一豆之肉一庖行酒

宣未嘗得

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

服虔曰各自為得宜

禹年老自

治冢塋起祠室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

師古曰肥牛亭名欲得置亭處

之地為

又近延陵

○宋祁曰別本無延字予謂當存延字成帝營昌陵不成更還延陵

冢塋

請求之上以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它所曲陽侯根聞而

爭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禹為師傅不遵

謙讓至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徙壞舊亭重非所宜

師古曰重

音直用反孔子稱賜愛其羊我愛其禮

師古曰論語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

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故引之

宜更賜禹它地根雖為舅上敬重之

不如禹根言雖切猶不見從卒以肥牛亭地賜禹根由

是害禹寵數毀惡之

師古曰惡謂言其過惡

天子愈益敬厚禹禹

每病輒以起居聞

師古曰謂其食飲寢卧之增損

車駕自臨問之上親

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

○宋祁曰恩字下當有因字

言老臣有



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

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又禹小

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為

黃門郎

○宋祁曰郎字上疑有待字

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為天

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

師古曰與讀曰豫

永始元延之

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

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

○宋祁曰

未字上當有而字

廼車駕至禹第辟左右

師古曰辟讀曰闢

親問禹以

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

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禹則謂上曰

○宋祁曰則當作即

春

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

○宋祁曰按劉

向傳日蝕三十六地震五今云五十六疑衍十六兩字今越本與別本無十六兩字劉敞曰按春秋地震五耳

疑衍十六字

或為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異之意深遠

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

師古曰罕稀也論語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又

曰子不語怪力亂神

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

師古曰論語云夫子之言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謂孔子未嘗言性命之事及天道

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

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善此經義意也

○宋祁曰福善越本作福喜

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

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

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宋祁曰皆當作此

○遂親就禹

禹見時有變異若上體不安擇日絜齋露著

服虔曰露易著於星

宿下明日乃用言得天氣也師古曰著草名筮者所用也音式夷反○宋祁曰有字上疑有常字

正衣

冠立筮得吉卦則獻其占如有不吉禹為感動憂色

○宋

祁曰感動字下疑有有字

成帝崩禹及事哀帝建平二年薨謚曰節

侯禹四子長子宏嗣侯官至太常列於九卿三弟皆為

校尉散騎諸曹初禹為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為論語

章句獻之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

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

後出而尊貴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念張文

○宋祁曰  
監本越本

欲字下  
有不字

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寢微

師古曰  
寢漸也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孫也孔子生伯魚鯉

師古曰  
名

鯉字伯魚先言其字者孔氏自  
為譜牒示尊其先也下皆類此

鯉生子思伋

師古曰  
伋音級

伋

生子上帛

○宋祁曰帛禮記作白漢書作帛古字通用監本浙本同

帛生子家求求

生子真箕箕生子高穿穿生順順為魏相順生鮒鮒為

陳涉博士死陳下鮒弟子襄為孝惠博士長沙太傅襄

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

○宋祁曰浙本監本無忠生二字於安國字下

又添忠字云襄生忠武及安國忠武生延年

延年生霸字次儒霸生光焉安

國延年皆以治尚書為武帝博士安國至臨淮太守霸

亦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為博士宣帝時為

大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是時諸侯

王相在郡守上元帝即位徵霸以師賜爵關內侯食邑

八百戶號褒成君

如淳曰為帝師教令成就故曰褒成君○宋祁曰注文為帝師教令成就

當作嘗為帝師教帝今成就

給事中加賜黃金二百斤第一區徙名

數于長安

師古曰名數戶籍也

霸為人謙退不好權執常稱爵位

秦過何德以堪之上欲致霸相位自御史大夫貢禹卒

及薛廣德免輒欲拜霸霸讓位自陳至三上深知其至

誠廼弗用

○宋祁曰三字下當有日字

以是敬之賞賜甚厚及霸薨

上素服臨弔者再至賜東園祕器錢帛策贈以列侯禮

○宋祁曰謚曰烈君霸四子長子福嗣閩內侯

○宋祁曰監浙

二本皆云嗣爵次子捷捷弟喜皆列校尉諸曹光最少子也經

學尤明年末二十

○宋祁曰二一作三

舉為議郎光祿勳匡衡舉

光方正為諫議大夫坐議有不合左遷虹長

師古曰不合謂不合

天子意也虹沛縣也音貢

自免歸教授成帝初即位舉為博士數使

錄冤獄行風俗

師古曰行下更反

振贍流民奉使稱旨

○宋祁曰旨當

作意越本作意

由是知名是時博士選三科高為尚書

○宋祁曰監本

浙本作三科高第

次為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補諸侯太傅

光以高第為尚書觀故事品式數歲明習漢制及法令

上甚信任之轉為僕射尚書令

師古曰先為僕射後為尚書令

有詔光

周密謹慎未嘗有過

○宋祁曰有詔字下當有以字

加諸吏官以子男

放為侍郎給事黃門數年遷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

石給事中賜黃金百斤領尚書事後為光祿勳復領尚

書諸吏給事中如故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

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

師古曰希指希

望天子旨意也

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以是久而安

○宋祁曰浙本云獲



安時有所言輒削草橐

服虔曰言已繕書輒削壞其草也○宋祁曰注文繕字下監本

有事

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

師古曰奸求也奸忠

直之名也奸音干○宋祁

曰注文奸忠當作求忠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

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

室省中樹皆何木也

晉灼曰長樂宮中有溫室殿

光嘿不應更答以

它語其不泄如是光帝師傅子少以經行自著進官蚤

成

師古曰蚤古早字

不結黨友養游說有求於人既性自守亦

其勢然也

師古曰言以名父之子學宦早成不須黨援也○宋祁曰注文宦字別本作官徙光

祿勲為御史大夫綏和中上即位二十五年無繼嗣至

親有同產弟中山孝王及同產弟子定陶王在定陶王

好學多材於帝子行

師古曰行音胡浪反○宋祁白於帝子行越本云於帝為子行

而

王祖母傅太后陰為王求漢嗣私事趙皇后昭儀及帝

舅大司馬票騎將軍王根故皆勸上上於是召丞相翟

方進御史大夫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皆引入禁

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可為嗣者

○宋祁曰可字越本作宜字

方進根

以為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為其後

者為之子也定陶王宜為嗣褒博皆如方進根議光獨  
以為禮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也以尚書  
盤庚殷之及王為比

師古曰兄終弟及也  
比音必寐反

中山王宜為嗣

上以禮兄弟不相入廟又皇后昭儀欲立定陶王故遂  
立為太子光以議不中意左遷廷尉

師古曰  
中當也

光久典尚

書練法令號稱詳平時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

妻廼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

事發丞相方進大司空武議

師古曰翟方  
進及何武

以為令犯法

者各以法時律令論之

師古曰此具引令條之文明有也法時謂始犯法之時也

明有

所訖也

師古曰訖止也

長犯大逆時廼始等見為長妻已有當

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廼棄去於法無以解

師古曰解免也

請論光議以為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

市欲懲犯法者也

師古曰懲創止也○宋祁曰監本正文懲字下有後字

夫婦之

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知當坐大逆之法

○宋祁曰知字

上當有自字

而棄去廼始等或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為長妻

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是歲右將軍褒後

將軍博生定陵紅陽侯

師古曰廉褒朱博坐與淳于長王立交厚也

皆免為

庶人以光為左將軍居右將軍官職執金吾王咸為右

將軍居後將軍官職罷後將軍官數月丞相方進薨召

左將軍光當拜已刻侯印書贊

師古曰贊進也延進而拜之書贊者書贊辭於

策也上暴崩即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哀

帝初即位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已出朝廷翕然

望至治焉褒賞大臣益封光千戶時成帝母太皇太后

自居長樂宮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國邸有詔問丞

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何居光素聞傅太后為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襁褓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又有力光心恐傅太后與政事

師古曰與讀曰豫

不欲

令與帝旦夕相近即議以為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

空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復道通未央宮

央宮

師古曰復讀曰複

傅太后果從復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

尊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直道行

師古曰不得依正直之道○宋祁曰

行字上監本有而字

頃之太后從弟子傅遷在左右尤傾邪上免

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光與大司空  
師丹奏言詔書侍中駙馬都尉遷巧佞無義漏泄不忠  
國之賊也免歸故郡復有詔止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虧  
損聖德誠不小愆陛下以變異連見避正殿見羣臣思  
求其故至今未有所改師古曰舊有不善之事皆未改除臣請歸還故  
郡以銷姦黨應天戒卒不得遣復為侍中脅於傅太后  
皆此類也又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羣下多順  
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師丹與光持不

可蕪林曰執持不可也上重違大臣正議師古曰重難也又內迫傅太后

猗違者連歲

如淳曰不決事之言也師古曰猗違猶依違猗音於奇反

丹以罪免

宋

祁曰丹字下當有先字

而朱博代為大司空光自先帝時議繼嗣

有持異之隙矣又重忤傅太后指

師古曰重直用反○宋祁曰又字上當有

後字由是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為表裏共毀譖光後數月

遂策免光曰丞相者朕之股肱所與共承宗廟統理海

內

師古曰共讀曰恭

輔朕之不逮以治天下也朕既不明災異

重仍

師古曰仍頻也重音直用反

日月無光山崩河決五星失行是



章朕之不德而股肱之不良也

師古曰章明也

君前為御史大

夫翼輔先帝出入八年卒無忠言嘉謀今相朕出入三

年憂國之風復無聞焉陰陽錯謬歲比不登

師古曰比頻也

天

下空虛百姓飢饉父子分散流離道路以十萬數而百

官羣職曠廢

師古曰曠空也

姦軌放縱盜賊並起或攻官寺殺

長吏數以問君君無怵惕憂懼之意對母能為

師古曰言盜賊

不能為害

是以羣卿大夫咸憤哉莫以為意咎由君焉君秉

社稷之重總百僚之任上無以匡朕之闕下不能綏安

百姓書不云乎毋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師古曰虞書答繇謨之辭

也位非其人是為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材

於虘

師古曰於讀曰烏虘讀曰呼

君

其上丞相博山侯印綬罷歸

師古曰漢舊儀云丞相有它過使者奉策書即時步

出府乘棧車歸田里

光退閭里杜門自守

師古曰杜塞也

而朱博代為丞

相數月坐承傅太后指妄奏事自殺平當代為丞相數

月薨王嘉復為丞相

○宋祁曰復字下當有代字

數諫爭忤指旬歲

間閱三相

師古曰閱猶歷也

議者皆以為不及光上由是思之

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有蝕之後十餘日傅太后崩是

月徵光詣公車問曰蝕事光對曰臣聞日者衆陽之宗

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盛彊侵蔽陽明則

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

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言羞進也皇大

也極中也如貌言視聽思失

師古曰如若也

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

荐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為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

有日月亂行謂朏側匿

孟康曰朏行疾也側匿行遲也師古曰朏音吐了反○宋祁曰

浙本有兩亂行字朏按書曰朏晦而日見西方也蕭該音丑召反

甚則薄蝕是也又曰

六沴之作

師古曰沴惡氣也音戾○宋祁曰韋昭云沴謂皇極五行之氣相沴戾不和音持軫反服

度曰沴  
音庾

歲之朝曰三朝

師古曰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故曰三朝

其應至重

廼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

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

師古曰尚書高宗彤日之

辭也假至也言先代至道之王必正其事

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

師曰天右與王者

師古曰右讀曰佑佑助也○宋祁曰右景佑本作左注亦作左予按王商

傳擁佑太子注佑助也凡右為親左為遠故左遷左道皆離背去正之義不得訓左為助也

故災異

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

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

師古曰言輕忽天戒簡傲欺誣者其罰必至

詩

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

師古曰周頌敬之篇顯明也思辭也言天

甚明察宜敬之以承受天命甚難也○宋祁曰浙本注云師古曰周頌敬之篇也敬肅也顯明也思辭也言天

甚明察宜敬以承之受天命甚難也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師古曰周頌我將之

詩言必敬天之威於是乃得安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

聰明兢兢業業

師古曰兢兢戒也業業危也

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

心虛已延見羣臣思求其故然後敕躬自約總正萬事

放遠讒說之黨援納斷斷之介

師古曰援引也斷斷專壹之貌介謂一介之人

援音爰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賦斂恩

澤加於百姓誠為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幸甚

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

師古曰商書高宗彤日之辭言既受天命宜正其德

言正

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棐謏辭

師古曰周書大誥之辭棐輔也謏誠也謏辭至誠之

辭也棐音匪謏音上林反

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

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

師古曰孳孳不怠也孳音茲

俗之祈禳

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興福

師古曰祈求福也禳除禍也

較

然甚明無可疑惑

師古曰較明貌較音角

書奏上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賜

光東帛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位次丞相

詔光舉可尚書令者封上光謝曰臣以朽材前比歷位

典大職卒無尺寸之效

師古曰卒終也○宋祁曰謝字上當有固字前比歷位典大職

考本越本邵本並作前所歷位天職

幸免罪誅全保首領今復拔擢備內

朝臣與聞政事

師古曰與讀曰豫

臣光智謀淺短犬馬齒裁

師古

曰裁老也讀與耄同今書本有作截字者俗寫誤也

誠恐一旦顛仆無以報稱

師古

曰稱副也

竊見國家故事尚書以久次轉遷非有蹕絕之能

不相踰越

師古曰蹕高遠也音竹角反

尚書僕射敞公正勤職通敏

於事可尚書令謹封上敞以舉故為東平太守

○宋祁曰舉字

上當有光字 敞姓成公東海人也光為大夫月餘丞相嘉下

獄死

師古曰王嘉也

御史大夫賈延免光復為御史大夫二月

為丞相復故國博山侯上廼知光前免非其罪以過近

臣毀短光者免傅嘉

○宋祁曰免字上當有復字

曰前為侍中毀譖

仁賢誣愬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

師古曰艾讀曰久

嘉傾覆

巧偽挾姦以罔上崇黨以蔽朝傷善以肆意

師古曰肆極也

詩

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解在車千秋傳

其免

嘉為庶人歸故郡明年定三公官光更為大司徒會哀



帝崩太皇太后以新都侯王莽為大司馬徵立中山王  
是為平帝帝年幼太后稱制委政於莽初哀帝罷黜王  
氏故太后與莽怨丁傅董賢之黨莽以光為舊相名儒  
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備禮事光所欲搏擊輒為草以太  
后指風光令上之師古曰謂文書之藁草 匡皆莫不誅  
傷師古曰匡音崖背音漬匡又音五解反背又音仕懈  
反具在杜欽傳○宋祁曰學林云史記游侠傳曰以  
匡者省文也 莽權日盛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  
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為帝太傅位四輔

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

師古曰行內行在所之內中猶言禁中也

署門戶

省服御食物

師古曰省視也

明年徙為太師而莽為太傅光常

稱疾不敢與莽並有詔朝朔望領城門兵莽又風羣臣

奏莽功德稱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百官統焉

○宋祁曰統字上當

有總字

光愈恐固稱疾辭位太后詔曰太師光聖人之後

先師之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職輔道于帝

師古

曰道讀曰導

今年耆有疾俊又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以

闕焉

師古曰又讀曰又

書曰無遺耆老

師古曰周書召誥之辭也言不遺老成之人也

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太師每朝十日一賜餐賜

太師靈壽杖

孟康曰扶老杖也服虔曰靈壽木名師古曰木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

然有合杖制不似竹須削治也

黃門令為太師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

中用杖賜餐十七物

師古曰食具有十七種物

然後歸老于第官屬

按職如故

師古曰言十日一入朝受此寵禮它日則常在家自養而其屬官依常各行職務

光

凡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壹為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

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自為尚書止不教授後為卿

時會門下大生講問疑難舉大義云其弟子多成就為

博士大夫者見師居大位幾得其助力

師古曰幾讀曰冀

光終

無所薦舉至或怨之其公如此光年七十元始五年薨

莽白太后使九卿策贈以太師博山侯印綬賜乘輿祕

器金錢雜帛少府供張諫大夫持節與謁者二人使護

喪事博士護行禮太后亦遣中謁者持節視喪公卿百

官會弔送葬載以乘輿輶輶及副各一乘

師古曰輶輶車及副各一

乘也輶輶解具在霍光傳○宋祁曰輶輶下當有車字注文同

羽林孤兒諸生合四百

人輓送車萬餘兩道路皆舉音以過喪

師古曰喪到之處行道之人皆

舉音哭須  
過廼止

將作穿復土可甲卒五百人

○劉奉世曰可字疑非

起

墳如大將軍王鳳制度謚曰簡烈侯初光以丞相封後

益封凡食邑萬一千戶

○宋祁曰益字上當有再字

病甚上書讓還

七千戶及還所賜一第

○宋祁曰一字當刪

子放嗣莽篡位後以

光兄子永為大司馬封侯昆弟子至卿大夫四五人始

光父霸以初元元年為關內侯食邑霸上書求奉孔子

祭祀元帝下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關內侯霸以所食邑

八百戶祀孔子焉故霸還長安子福名數於魯

○宋祁曰江南

淳化本作長安浙本無安字晏公論羨安字甚堅浙本作遷長子福名數於魯按霸既詔許以八百戶祀孔子即是令長子福還名數於魯以千八百戶為祀矣雖浙本作遷遷與還小異而大同言長安則後人妄添且復終始無義昔潁川陳彭年亦以安字為衍龔子曰長如字凡以安為衍字者誤以長為長幼之長也福雖霸之長子然此傳前言霸於魯徙名數於長安此言還長安子福名數其義自明無可疑者當從江南本

奉夫

子祀霸薨子福嗣福薨子房嗣房薨子莽嗣元始元年封周公孔子後為列侯食邑各二千戶莽更封為褒成侯後避王莽更名均

馬宮字游卿東海戚人也治春秋嚴氏以射策甲科為

郎遷楚長史免官後為丞相史司直師丹薦宮行能高  
絮遷廷尉平青州刺史汝南九江太守所在見稱徵為  
詹事光祿勳右將軍代孔光為大司徒封扶德侯光為  
太師薨宮復代光為太師兼司徒官初宮哀帝時與丞  
相御史雜議帝祖母傅太后謚及元始中王莽發傳太  
后陵徙歸定陶以民葬之追誅前議者宮為莽所厚獨  
不及內慙懼上書謝罪乞骸骨莽以太皇太后詔賜宮  
策曰太師大司徒扶德侯上書言前以光祿勳議故定

陶共王母謚曰婦人以夫爵尊為號謚宜曰孝元傅皇

后稱渭陵東園臣知妾不得體君卑不得敵尊而希指

雷同詭經辟說

師古曰詭違  
辟讀曰辟

以惑誤上為臣不忠當伏

斧鉞之誅幸蒙洒心自新

師古曰洒  
音先禮反

又令得保首領伏

自惟念入稱四輔出備三公爵為列侯誠無顏復望闕

廷無心復居官府無宜復食國邑願上太師大司徒扶

德侯印綬避賢者路下君章有司皆以為四輔之職為

國維綱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鮮明固守無以居位



如君言至誠可聽惟君之惡在洒心前不敢文過朕甚

多之

師古曰多猶重也

不奪君之爵邑以著自古皆有死之義

孟康曰以宮上書不文過為信不奪其爵邑師古曰其論語載孔子言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引之其

上太師大司徒印綬使者以侯就第王莽篡位以宮為

太子師卒官本姓馬矢宮仕學稱馬氏云

贊曰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義韋賢玄成

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以儒宗

居宰相位服儒衣冠

孟康曰方領進掖之衣

傳先王語其醞藉可

也

師古曰醞藉謂如醞釀及薦藉道其寬博重厚也醞音於問反藉音才夜反

然皆持祿保

位被阿諛之譏彼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乎

如淳

曰迹謂既明且哲也繩謂抨彈之也師古曰古人之迹謂直道以事人也烏何也抨音普耕反○宋祁曰注文抨彈字書曰抨彈也抨音廷莖反

前漢書卷八十一

前漢書卷八十一考證

匡衡傳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  
注謂樂得淑女云云○此概論二南風化之美耳注  
以關雎一詩為解非也

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云云○臣召南按殷武所

以頌高宗武丁而衡云成湯事蓋齊詩之說如此

初衡封僮之樂安鄉注屬臨淮鄉○當云屬臨淮郡

張禹傳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注服虔曰各自為得

宜○顧炎武曰崇以禹為親之宣以禹為敬之故各自得

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胡三省曰元帝師蕭望之成帝師張禹元帝不能聽望之言踈許史而去恭顯成帝則聽禹言而不疑王氏望之以此殺身禹以此苟富貴漢祚中衰實由此也

孔光傳求生子真箕○

臣召南

按子真箕史記作箕字

子京又穿生順史記作子慎此皆字畫異耳此傳云

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史記云武生延年及安國  
世次不同必有一誤

領宿衛供養行內注師古云云○胡三省曰行內署門  
戶當為一句此宿衛事也省服御食物則供養事也  
文理甚明師古誤斷其句因曲為之說耳

前漢書卷八十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八百七

史部

前漢書卷八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王商史丹傳喜傳第五十二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

師古曰蠡音禮

徙杜陵商父武武

兄無故皆以宣帝舅封無故為平昌侯武為樂昌侯語  
在外戚傳商少為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薨商

嗣為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居喪哀慼

○宋祁曰

慼疑作戚

於是大臣薦商行可以厲羣臣義足以厚風俗宜

備近臣繇是擢為諸曹侍中中郎將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元帝時

至右將軍光祿大夫是時定陶共王愛幸幾代太子

師古

曰共讀曰恭幾鉅依反○宋祁曰注文鉅字上當有音字

商為外戚重臣輔政擁佑

太子頗有力焉

師古曰佑助也

元帝崩成帝即位甚敬重商徙

為左將軍而帝元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顯權行多驕

僭商論議不能平鳳鳳知之亦疏商建始三年秋京師



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

師古曰蹂踐也躪轢也蹂

人九反躪音蘭○宋祁曰注文人字上當有音字

老弱號呼

師古曰呼音火故反

長安中

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為太后與

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羣臣皆從

鳳議左將軍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

師古

曰冒蒙覆也

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

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

師古曰訛偽也

不宜令上城重驚百

姓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上廼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

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自恨失言明

年商代匡衡為丞相益封千戶天子甚尊任之為人多

質有威重

師古曰多質言不為文飾

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

絕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

師古曰在未央宮中

丞相

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

師古曰單于將見天子而經未央廷中過也

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

聞而歎曰此真漢相矣初大將軍鳳連昏楊彤為琅邪

大守

如淳曰連昏者婚家之婚親也

其郡有災害十四已上商部屬按

問

如淳曰部屬猶差次差次其屬令治之

鳳以曉商

師古

曰告語也

曰灾異天事非人力所為彤素善吏宜以為後

師古

曰且勿按問也○宋

商不聽竟奏免彤奏果寢不下

宋○

祁曰注文按疑作案

祁曰寢疑作寢

鳳重以是怨商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陰求其短使人上書

言商閨門內事天子以為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

固爭下其事司隸先是皇太后嘗詔問商女欲以備後

宮時女病商意亦難之以病對不入及商以閨門事見

考自知為鳳所中

師古曰中傷也音竹仲反

惶怖更欲內女為援廼

因新幸李婕妤家白見其女會日有蝕之大中大夫蜀

郡張匡其人佞巧上書願對近臣陳日蝕咎下朝者文顯

曰令下朝者平之也孟康曰中朝臣

也師古曰文說是也下音胡稼反

左將軍丹等問匡

師古曰對曰

○劉攽曰下朝者左將軍丹等都是

史丹也

上以匡章下丹等令問匡也王嘉傳亦有

一下朝者劉奉世曰孟說是也時左將軍等俱謂之中

朝當屬下句云下朝者左將軍丹等問而後云匡對曰

竊見丞相商作威作福從外制中取必於上

師古曰意欲所行必

果性殘賊不仁

○宋祁曰性字上疑有稟字

遣稟輕吏微求人罪

師古

曰稟疾也微謂私求之也稟音頻妙反又音匹妙反

欲以立威天下患苦之前頻

陽耿定上書言商與父傳通及女弟淫亂

師古曰傳謂傳婢也

奴

殺其私夫疑商教使

師古曰私夫女弟之私與姦通者

章下有司商私

怨懟

師古曰懟音直類反

○商子俊欲上書告商俊妻

左將軍舟女持其書以示丹丹惡其父子乖迕

師古曰迕逆也

為女求去商不盡忠納善以輔至德知聖主崇孝遠別

不親

師古曰遠離女色而分別之故云不親也

後庭之事

○劉敞曰當斷不親後庭之事為句

乃不煩注釋矣劉敞說同

皆受命皇太后太后前聞商有女欲以備

後宮商言有固疾後有耿定事更詭道因李貴人家內

女

師古曰詭違也

執左道以亂政

師古曰左道僻左之道謂不正

誣罔諄大臣

節

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

故應是而日蝕周書曰以左道事君者

誅

師古曰逸書也

易曰日中見昧則折其右肱

蘓林曰日者人君之象中者明

之盛盛而昧折去右肱之臣用無咎也師古曰此豐卦九三文辭○宋祁曰易作見沫王弼云沫微昧之明也

王觀國云昧與沫義同

往者丞相周勃再建大功及孝文時纖介

怨恨而日為之蝕於是退勃使就國卒無怵愁憂

師古曰卒

終也愁古惕字○宋祁曰勃傳及天文志五行志皆無是事疑匡妄為此言以害商爾愁與惕同二字文雖異

其音訓

今商無尺寸之功而有三世之寵

師古曰自宣帝至成帝凡

則一

三主 身位三公宗族為列侯吏二千石侍中諸曹給事禁

門內連昏諸侯王權寵至盛審有內亂殺人怨懟之端

宜窮竟考問臣聞秦丞相呂不韋見王無子意欲有秦

國即求好女以為妻陰知其有身而獻之王產始皇帝

及楚相春申君亦見王無子心利楚國即獻有身妻而

產懷王

○劉攽曰春申君獻妾所生子乃幽王非懷王也疑匡自誤非傳者之失

自漢興幾

遭呂霍之患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今商有不仁之性廼因怨以內

女其姦謀未可測度前孝景世七國反將軍周亞夫以

為即得雒陽劇孟關東非漢之有今商宗族權執合貳  
鉅萬計私奴以千數非特劇孟匹夫之徒也且失道之

至親戚畔之閨門內亂父子相訐

師古曰訐告斥其罪也音居謁反○宋祁

曰訐蕭該音九列反引字林面相斥罪也浙本音居又反

而欲使之宣明聖化調和

海內豈不繆哉商視事五年官職陵夷而大惡著於百

姓甚虧損盛德有鼎折足之凶

師古曰易鼎卦九四爻辭曰鼎折足覆公餗其

形渥凶餗鼎食也謂所享之物也渥厚也言鼎折其足則覆喪其實謂大臣非其任則虧敗國典故宜加以厚

刑

臣愚以為聖主富於春秋即位以來未有懲姦之威



加以繼嗣未立大異並見尤宜誅討不忠以遏未然

古師

曰遏止也未然謂未  
有其事恐將然也

行之一人則海內震動百姦之路

塞矣於是左將軍丹等奏商位三公爵列侯親受詔策

為天下師不遵法度以翼國家

師古曰翼助也

而回避下媚以

進其私

師古曰回邪也辟讀曰僻

執左道以亂政為臣不忠罔上不

道甫刑之辟皆為上戮罪名明白臣請詔謁者召商詣

若盧詔獄

孟康曰若盧獄名屬少府黃門北寺是也

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

制曰勿治鳳固爭之於是制詔御史蓋丞相以德輔翼

國家典領百寮協和萬國為職任莫重焉今樂昌侯商為丞相出入五年未聞忠言嘉謀而有不忠

○宋祁曰而字下疑

有過字 執左道之辜陷于大辟前商女弟內行不脩奴賊

殺人疑商教使為商重臣故抑而不窮今或言商不以自悔而反怨懟朕甚傷之惟商與先帝有外親未忍致于理其赦商罪使者收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歐血薨謚曰戾侯而商子弟親屬為駙馬都尉侍中中常侍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補吏莫得留給事宿衛者有

司奏商罪過未決請除國邑有詔長子安嗣爵為樂昌侯至長樂衛尉光祿勳商死後連年日蝕地震直臣京兆尹王章上封事召見訟商忠直無罪言鳳專權蔽主鳳竟以法誅章語在元后傳至元始中王莽為安漢公誅不附已者樂昌侯安見被以罪自殺國除

師古曰被加也音皮

義反

史丹字君仲魯國人也徙杜陵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為衛太子良娣產悼皇考皇考者孝宣帝父也宣帝微

時依倚史氏

師古曰倚於綺反○宋祁曰注文倚字下當有音字

語在史良娣傳

及宣帝即位

○宋祁曰監本作即尊位

恭已死三子高曾元曾元皆

以外屬舊恩封曾為將陵侯元為平臺侯高侍中貴幸以發舉反者大司馬霍禹功封樂陵侯宣帝疾病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元帝高輔政五年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第薨諡曰安侯自元帝為太子時丹以父高任為中庶子侍從十餘年元帝即位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常驂乘甚

有寵上以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傅昭儀子定陶共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建昭之間

○宋祁曰間考作後越本作後

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

孟康曰留意於音樂

或置輦鼓殿

下

師古曰輦本騎上之鼓音步迷反

天子自臨軒檻上墮銅丸以擿鼓

師古曰檻闌版也墮下也擿投也墮音頽擿音持益反

一曰擿也音丁歷反音丁回反韋昭曰擿持歷反

如淳聲中嚴鼓之節

李奇曰莊嚴之鼓節也晉灼曰疾擊之鼓也師古曰李說是也後

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

其材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

師古曰敏速疾

也溫厚也溫故厚蓄故事也

皇太子是也若廼器人於絲竹鼓輦之

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

如淳曰器人取人器能也陳惠

李微是時好音者也服虔曰二人皆黃門鼓吹也

於是上嘿然而笑

師古曰笑古笑字

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

游學相長大

師古曰同處長養以至於壯大

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

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

而可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上以責謂丹

師古曰謂者告語也

丹

免冠謝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損向者

太子當進見臣竊戒屬毋涕泣感傷陛下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罪

廼在臣當死上以為然意廼解丹之輔相皆此類也竟

寧元年上寢疾傅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太子

希得進見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

師古曰稍侵言漸篤也平和也

數問

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

王鳳為衛尉侍中與皇太子皆憂不知所出

師古曰不知計所出

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卧内頓

首伏青蒲上

服虔曰青緣蒲席也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孟康曰以蒲青

為席用蔽地也師古曰應說是也

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

年

師古曰適讀曰嫡

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

師古曰自

託為臣子○劉奉世曰臣子宜屬下句不當斷之陽夏公謂如顏讀亦雅

見定陶王雅素愛

幸今者道路流言為國生意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

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

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喟然

太息曰吾日困劣而太子兩王幼少意中戀戀亦何不



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

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

師古曰安馬也

丹即却頓首曰愚

臣妄聞罪當死

師古曰却退也離青蒲上

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寢加

恐不能自還

師古曰寢漸也不自還者言當遂至崩亡也還讀曰旋

善輔道太子

毋違我意

師古曰道讀曰導

丹噓唏而起

師古曰噓音虛唏音許既反

太子

由是遂為嗣矣元帝竟崩成帝初即位擢丹為長樂衛

尉遷右將軍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給事中後徙左

將軍

○宋祁曰徙字下當有丹字

光祿大夫鴻嘉元年上遂下詔曰

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義也左將軍丹往時導朕以  
中正秉義醇壹舊德茂焉其封丹為武陽侯國東海郯  
之武彊聚戶千一百

如淳曰聚字喻反聚邑居也

丹為人足知愷弟

愛人

師古曰愷樂也弟易也言有和樂簡易之德

貌若儻蕩不備

師古曰儻蕩疎誕無

檢也然心甚謹密故尤得信於上丹兄嗣父爵為侯讓不

受分丹盡得父財身又食大國邑重以舊恩數見褒賞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賞賜累千金僮奴以百數後房妻妾數十人

內奢淫好飲酒極滋味聲色之樂為將軍前後十六年

永始中病乞骸骨上賜策曰左將軍寢病不衰

師古曰言病不

損也願歸治疾朕愍以官職之事久留將軍使躬不瘳使

光祿勲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將軍印綬  
宜專精神務近醫藥以輔不衰丹歸第數月薨謚曰頃  
侯有子男女二十人九男皆以丹任並為侍中諸曹親  
近在左右史氏凡四人侯至卿大夫二千石者十餘人  
皆訖王莽廼絕唯將陵侯曾無子絕於身云

傅喜字稚游河內溫人也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

弟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立為太子成帝選喜為太子

庶子哀帝初即位以喜為衛尉遷右將軍是時王莽為

大司馬乞骸骨避帝外家上既聽莽退衆庶歸望於喜

喜從弟孔鄉侯晏親與喜等

如淳曰俱傳太后從父弟也

而女為皇

后又帝舅陽安侯丁明皆親以外屬封

○劉攽曰親當作新

喜執

謙稱疾傳太后始與政事喜數諫之

師古曰與讀曰豫

由是傳

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上於是用左將軍師丹代王莽為

大司馬賜喜黃金百斤上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

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絜忠誠

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

傅氏賢子以議論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為

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

師古曰謂季氏亡則魯不昌

楚以子玉輕重

師古曰謂楚殺子玉而晉侯喜可知

魏以無忌折衝

師古曰信

陵君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

為難子玉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

師古曰已解在上

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

師古曰趙孝成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趙將廉頗固壁不戰秦廼使人反間於趙曰秦之所惡獨畏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信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而括軍遂敗數十萬之衆降秦秦皆阬之○宋祁曰注未當有於長平三字

漢散萬金以疏亞父

師古曰事在陳平傳

喜立於朝陛下

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

師古曰傅喜顯則傅氏興其廢亦如之晉灼曰用喜於陛下有

光明而傅氏之廢復得興也師古曰如說是也

上亦自重之明年正月廼徙師

丹為大司空而拜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丁傅驕奢皆嫉喜之恭儉又傅太后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執正義傅太后大怒上不

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後數月遂策免喜

曰君輔政出入三年未有昭然匡朕不逮而本朝大臣

遂其姦心

師古曰遂成也申也

咎由君焉其上大司馬印綬就第

傅太后又自詔丞相御史曰高武侯喜無功而封內懷

不忠附下罔上與故大司空丹同心背畔放命圯族

應劭

曰放奔教令毀其族類

虧損德化罪惡雖在赦前不宜奉朝請其

遣就國後又欲奪喜侯上亦不聽喜在國三歲餘哀帝

崩平帝即位王莽用事免傅氏官爵歸故郡晏將妻子

徙合浦莽白太后下詔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慤議論忠

直

師古曰慤謹也音乞角反

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

介然守節以故斥逐就國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栢

之後凋也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以喻有節操之人也

其還喜長安以故高

安侯莫府賜喜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褒賞孤立憂

懼後復遣就國以壽終莽賜謚曰貞侯子嗣莽敗廼絕

師古曰史不得其子名也

贊曰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

師古曰三



王謂印成侯及  
商鳳三家也

皆重侯累將窮貴極富見其位矣未見

其人也

師古曰言無善人也

陽平之王多有材能好事慕名

○宋祁曰

事當作士

其執尤盛曠貴最久

師古曰陽平謂王鳳之家也言居非其位是謂曠官故云

曠貴然至於莽亦以覆國王商有剛毅節廢黜以憂死非

其罪也史丹父子相繼高以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輔道

副主掩惡揚美傳會善意

師古曰道讀曰導傳讀曰附

雖宿儒達士

無以加焉及其歷房闈入卧内推至誠犯顏色動寤萬

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無言不讐終獲忠

貞之報

師古曰大雅抑之詩無言不讐  
無德不報故贊引之以喻丹

傳喜守節不傾

亦蒙後凋之賞哀平際會禍福速哉

前漢書卷八十二

前漢書卷八十二考證

王商傳下朝者左將軍丹等問匡○劉攽云云○

臣召

南

按攽及奉世說是師古誤斷下朝者為句上文張

匡願對近臣陳日蝕咎所謂近臣即指中朝將軍侍  
中等官也又下文知聖主崇孝遠別句不親後庭之

事句師古亦誤以遠別不親斷句劉敞糾之是也

史丹傳其後中山哀王薨○按建昭四年事也

天下莫不歸心臣子注師古曰自託為臣子○劉奉世

曰臣子當屬下句不當斷之○胡三省曰以下文大意觀之頗注是也○

臣召南

按臣子二字連上連下

讀並通

丹兄嗣父爵為侯讓不受分○

臣召南

按表丹兄名術

即樂陵嚴侯也

傅喜傳謚曰貞侯子嗣師古曰史不得其子名○

臣召

南

按表高武侯傅喜封十五年薨建國二年侯勁嗣

然則喜子名勁史特以無關緊要故畧之非不得其

子名也

前漢書卷八十二考證

謹案卷八十第七頁後一行以有過而能變改者  
為大刊本改訛故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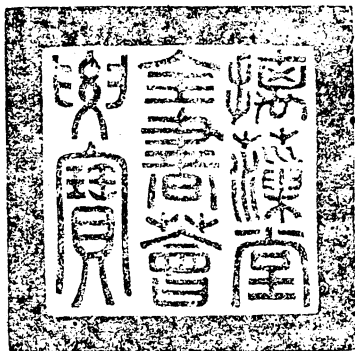
卷八十一第十九頁後八行何況淺見鄙儒之所  
言刊本言訛見據監本改

第二十八頁前四行如若也刊本脫也字今增

二十八頁前六行謂眊側匿刊本匿訛慝據毛  
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舉人臣洪道濟